

吾身起而應之舉一世塗炭之民而置之清閭之地則湯之所甚懼而不釋然者至此可以無憾矣故曰于湯有光孟津之渡升陟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罪若有涼德者武王之心又危於湯哉

湯踐天子位

易革卦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書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懃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徒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

湯之所以恐也鄭氏曰必往之師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以救生人口實之懃以慮後世

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

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西山真氏曰湯之

處變故有懃德以為不獨愧於人亦愧於人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

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藏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

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為夏所惡欲見剪除如苗粟之有莠秕勢必不

容况我之德商眾小大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林氏曰史記言尤桀所忌疾者乎桀囚湯於夏臺以此言觀之史不虛矣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

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諸侯之賢德者佑之

輔之所以善善也忠良者輔之遂之所以善善也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惡惡也推彼之所以亡國彼之所以存

國乃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昌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陳傅良曰仲虺作誥非但釋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也

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

戒德作威以敷雲于爾萬方百姓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

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元聖謂伊尹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殂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

匪彘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按數語不如論語所載簡明疑此文有錯誤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史記曰湯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

羣后毋得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

陶父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

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隆播農殖自穀三公咸有功于民

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言蚩尤作

亂有形狀天不與而黃帝滅之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無我怨以

令諸侯

大戴禮曰桀德昏政亂以民爲雲成湯率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

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仇去其臣佐乃遷姒姓

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畜收也咸合諸

侯作八政命於惣章八政洪範所云是也惣章重屋之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

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

管中匡篇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

呂慎大覽曰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忝

疇商不變肆安其親也親郭如夏郭讀曰衣即殷也言桀民親殷如夏

又古樂覽曰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又簡選覽曰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及桀之事遂其

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分職覽曰湯武而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

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之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

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郭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

義

董仲舒曰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

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

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

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子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

斬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

也儒者以湯武為至賢大聖也以為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

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令足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

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

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皆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越絕書曰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於桀而王道興躡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

牛僧孺原仁論曰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王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

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

謂無

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

微子其人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謂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逸書殷祝解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大會于薄湯退再拜從

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

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

者宜久處之又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

子之位三千諸侯勸之也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逆天

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雌勝雄女凌男之異故諸侯之治

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言下必順上何孟春曰夫天下之

手而無所立周書之言吾弗信也按周書乃三千非也何誤

墨子曰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

自作樂命曰九招

莊子曰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克之以謀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

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

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

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尊我

乎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呂離俗覽同桐水作頽水廬作募

又曰湯與瞽光天下瞽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韓非說林曰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瞽光而恐瞽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瞽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瞽光因自投於河

史通曰湯誥曰湯放桀戰於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旣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卽位無疑然則湯之

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

羅氏曰莊子曰湯伐桀因下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乃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下隨隨投桐水又遜于光光投廬水而死亦詳

呂紀佗聞之恐其及已帥弟子跋于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

踣于河故列僊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遜之於光光遂石而自沉廬水

狄商時人鳴冠子云申屠易以世溷濁負石投水故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爲黃帝時而韓嬰劉向以爲崔嘉謀之狄稱子胥洩冶以對大率難信矣夫湯

之伐豈其所欲哉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蓋湯之

意躬以自厚誠恐啟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爲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爲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惟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惟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下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者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周稱之太史公致疑於下務而以許繇之事爲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且舜之未見也堯遜四嶽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嶽之祚也說者奚必爲異而以堯之禪爲虛哉雖然事有大惑不可以不拆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旣而使人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於子欲加惡名於子也光恥之遂投清

冷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姑制爲之名邪湯無是也

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已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云云比比以小人之心而度之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卽瞽光也荀子作牟光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爲上卿光投于河韓子亦云投于河而仙傳以爲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人謚又以爲皇帝時人甚不一如此廬水在右北平桐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冷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人無擇所投至周書

殷祝解則復以爲桀遜湯之王位說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旣北湯欲比迹堯舜乃制夏人爲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隨氏以唐王爲相國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爲魏晉繁文卻之不受斯可尚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隨則繇未免末世之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爲可言歟

卮言曰湯之勝夏也有仲虺之誥以釋其慙有湯誥以明其道豈以天子之位爲讓乎逸書所言雖無其事近得聖人揖讓之

意焉莊子寓言於下隨瞽光傷時降而道隱也韓非之議史通  
之疑其智不足以知聖人矣

成都楊氏曰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  
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  
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傳失其指矣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二十七

鮑瓠編

創業類 五

帝王開基 四

王業篇 三

周文王受命章

周文王太王孫王季子也

太王王季事詳世系

王季受殷命作伯文王因之

竹書紀年殷文丁十一年王殺周公季歷十二年戊子

是為周文王之元年

有鳳集於岐山

孔叢子曰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

二伯周自后稷始封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

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李泰伯曰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京師也非粹駁之謂也如使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文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霸諸侯之號非天子之所得稱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西伯立十餘年而商辛立爲天子是爲紂紂爲無道而西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敬老禮賢天下歸之

孔穎達論語疏曰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瀆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

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爲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子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如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哀兼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攻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

以不從毛說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爲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也

孟子公孫丑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又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

呂報更覽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淮南汜倫訓曰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

竹書文丁十三年陟帝乙立三年壬辰夏六月周地震

呂制樂覽曰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而不出周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

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竹書帝乙九年陟帝辛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

西伯治岐修德行仁而天下歸之

書康誥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我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肇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庸用祗敬

也文王用能敬賢討罪皆當于理而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及一二反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

書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

庶邦惟正之供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政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挈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又曰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聞西

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

史記曰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

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

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

皆往歸之

又齊世家曰呂尚年老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當

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

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

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

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王應麟云太公避紂

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逸周書序曰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

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

民散無性冒常文王意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

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 凶年作糴匡

竹書殷帝辛六年文王之十七年西伯初禴于畢十七年文王之十八年西伯伐

翟二十一年文王之十二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逸書曰維周王宅程三年按文王伐密而後徙程遭天之荒三州作大匡

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時未得三分有二二故曰三州率順也王乃召家卿三

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官考

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蓄旁匡於眾無敢有違

通志曰鬻子名熊時年九十西伯曰子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

臣已老矣坐而籌策臣尚少也封於楚辛甲故商之臣事紂蓋

七十五諫不聽而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以告文王文王自迎

之封於長子文王之為政也詢于八虞八虞者周之八士皆為

虞官咨於二虢以為卿士度於閑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重以

同召畢榮是以能治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曰

葬以五大夫之禮

呂異用覽曰文王使人相地得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令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

西伯澤及體骨况於人乎

此說又見賈誼新書

殷紂囚西伯于羑里久而釋之

史記殷紀曰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于羑里

又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

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他乎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韓非子曰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又曰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又曰文王見詈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  
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言故曰聖人之不病  
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 又曰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  
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

戰國策希烏謂建信君曰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  
卒斬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竹書帝受二十三年文王三十五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凡七釋西

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三十年文王四十年春西伯率諸侯入貢

淮南道應訓曰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  
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

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

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

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於是散宜

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七十大貝百

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齊神而通紂見而

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羑門以玉為門築靈臺相女

童相視也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何氏孟春曰散宜生賂紂事有無不可知文王玉門之事使有

之不過用晦以自全耳而何其謀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陰利  
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之徒為之此老氏術也

又曰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

桓子新論曰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于羑里

呂行論覽曰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文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于廟中

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又曰紂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文王貌受以告諸侯

又首時覽曰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紂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

事王季勤勞國事而死故文王哀思痛哭紂苦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鍾鼓示不與紂同

周書程典解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三分

有其二商王用宗讒震怒無彊諸侯不娛娛樂也逆諸文王文王弗忍

不忍從諸侯即王位所以為至德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

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大戴禮曰殷紂淫虐無道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悅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于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許魏不在五代蓋時小代也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呂尚時隱海濱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



尚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得以出歸與  
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放

又曰紂囚文王於羑里太公時隱棘津闕天散宜生南宮适括相  
與學訟於太公求美女奇物獻紂而釋其囚既歸陰謀修德以傾  
商祚

謝氏曰夫學訟而脫君之囚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家詭計出  
於六韜之書本春秋戰國權謀功利之徒假太公名號以神其  
術耳漢儒不能明之後學無復有訂其誣者

帝王世紀曰紂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  
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  
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賈子新書曰紂作梏數千梏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  
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

楊子法言曰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龍蟠于

泥蟠其肆矣虻哉虻哉惡觀龍之志也歟

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  
不知聖虻不知龍聖道

未彰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  
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  
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不制于  
人之手

李泰伯曰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又從之囚其疑  
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  
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從使其疑且怒耳紂

能脯鬼侯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之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爲矣  
方孝孺曰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之說皆好事者意搆之詞恐非其實也

襄陽何氏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美女獻紂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閔天之徒之賢乃以不正之賂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係也謂有此事可也

太倉王氏曰史記紂囚西伯於姜里閔天之徒賂紂乃赦西伯宋儒曰母也西伯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

之曰以紂知之紂嘗醢玁狁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俟罪乎以聖德請乎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豔妖色聘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僂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閔天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爲君謀之者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卮言曰姜里之事雖不經見然易繫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曰文王囚而演易又孟子曰肆不珍厥愠亦不隕厥聞文王也故曰士憎茲多口由此言之則文王之蒙幽明矣以紂之暴何

知文王夫非有權道而何以得免也文王之事紂猶舜之事瞽叟也瞽叟不得以殺舜紂安得以殺文王乎此其容貌詞氣從容巽順必有以自全矣若舜而死於瞽叟文王而死於紂則匹夫匹婦之為忠孝者耳何以為聖人

西伯率殷之民以事紂

呂順民覽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

雅至遜順也言紂雖冤枉文王正而侮慢之文王正

順諸侯之禮

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

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何孟春曰嗚呼文王之所以敬事紂者但知臣子道當然耳

地請炮烙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恩哉是言戰國策士之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與取之必故與之將欲廢之必故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為也

淮南繆稱訓曰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

注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

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

韓非子難曰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避

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姜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李泰伯曰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區以請紂除炮烙之刑有諸曰以炮烙爲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賣恩於民也姜里之囚旣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刿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其斯之謂矣

司馬氏史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旣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卮言曰文王未受命之先尺地莫非紂有周邦方百里耳文王安取洛西之地以獻之紂邪及其天與人歸撫有方夏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之勢耳周地未改闢也以服事殷且將率天下而歸紂豈在區區獻地也哉其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辭地而請除刑者亦傳疑也紂至無道爲文王得衆而囚之已受賂而釋之雖紂之好貨好色亦以文王之聖不忍加誅耳旣釋之亦必忌之豈肯復以廣土畀之乎且千里之地不知

幾族國矣紂不得而私與也當時紂所有者不過畿內之地其  
他侯服固已附周豈必賜乎其為民請除炮烙之形容或有之  
不以此時易地也

虞芮質成於周西伯受命

竹書紀在文王四十二年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  
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  
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祇取辱且遂還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禰王而斷虞  
芮之訟

正義曰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為王蓋此年受命禰王也改法度制正朔

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禰王事詳大禮門名分類尊號篇

緜之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朱子曰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  
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麤說時  
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文王之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鄭箋曰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  
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太王肇基王迹矣而未有天命至  
文王而受命

正義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國書皆天  
所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啓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  
皆亦謂之受命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  
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鄭

注所言洛書疑卽丹書是也

尚書運期援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

命年受

尚書中候曰季秋之日甲子赤雀御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易乾鑿度曰戊午部二十九年文王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

於天下受錄應河圖

受錄者卽受丹書王命之錄也先言伐崇作

為大事唯此而已故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卽言所為之事乃繼以受錄應河圖

帝王世紀曰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

易是類謀曰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

命示王意

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

春秋元命苞曰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

正義曰禮文王世子篇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是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稱王之

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

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按尚書周傳云文王受

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

耆六年伐崇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書序曰殷始咎周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

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又書序周人秉黎之下云祖伊恐奔

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始識

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六年  
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而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  
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稱而必稱  
之者欲以一人心固臣王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  
王也皇矣之詩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曰天子將出征  
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  
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  
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  
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  
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曰惟二月  
三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月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  
以後乃大定矣

春秋繁露曰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  
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  
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  
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溁彼涇舟烝徒楫之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  
崇作邑于豐以是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  
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  
可以郊乎

史通曰論語曰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按尚書云  
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

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頊也又按其書曰朱雀止戶文王受命稱王之云夫天無二日地無一人有殷尚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楚及吳越凌號而凌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沒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此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設也其疑八也

李泰伯曰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諸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文王乃爾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息訟之年以爲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太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禮文王世子稱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爲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侯以亂之過矣

歐陽公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書稱商始於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老師臣如祖伊微子之徒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乎以紂之猜暴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間之切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起於



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遜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不棄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三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

朱子曰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其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檢點安得便稱帝耶

又曰歐公作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泰誓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理俱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

又包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耳但歐公力以為非東

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個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乃稱王只是當初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禮自是不同了謝氏曰近世何王諸儒據逸固鄭王賈馬安國穎達諸大儒議論援引經史旁稽圖讖確證文王有稱王改元之事謂雅其命維新新者創始之辭以見前此之爲舊曰帝命不時時者適可之義以見前日之未可曰假哉天命假者極大之名以見前此之猶小三者皆親指文王言之明爲受命之實并言天降赤鳥丹書之祥昭著天下且引書武成明文考文王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故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因文已稱王九年不復追尊謂宋儒諸說雖曰扶持名教而蹈襲書生之見味達權體道之妙不識天人合

一之機帝王曆數之微反覆譬喻然恐終非本來事理之實也子稱文王未崩則孟津之事則亦不得而辭此深見文武之心非若何王二儒所云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于扶持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移則天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

卮言曰文王稱王諸儒之論詳矣然虞芮質成諸侯朝周則朝覲訟獄者不之商而之周文王不必自稱爲王也而四方西土孰不尊之爲王乎詩曰濟濟辟王又曰周王壽考又曰王在靈囿皆生而尊稱非追稱也惟文王雖有王天下之德而終無利天下之心故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使紂能改行諸侯復從文王卽先天下而歸之退就臣列奚不可者奈何天命既去紂惡不悛衆叛親離附周者益堅文王雖欲辭之不可得矣然而人心向背之際亦安危

禍福之關也彼其顯然叛商而臣附周紂能晏然不討乎文王豈  
忍坐視其毒痛不救乎當時助紂為惡者不過崇密諸國秦誓所  
謂朋家作仇脇權相滅者也文王欲安天下不得復顧臣義至于  
伐密伐崇戡黎作豐儼然行王者事而不辭故曰肅將天威大勳  
未集又曰王赫斯怒以篤周祐斯豈復有商哉文王之世其不遽  
加兵於紂者非力不足也以紂雖不道為吾君也紂而真能悔禍  
則必處仁遷義以文王為師文王猶將終身事之雖知其不能姑  
待之耳此文王意也以紂之暴見周之強其不能以加周者何也  
文王未受命之先為臣止敬紂猶得臨以君道執而囚之文王既  
受命之後撫有方夏為天下君商周之勢成紂亦難以得志于周  
文王崩武王周公因人所稱追尊之曰王而謚之以文故中庸

惟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太王王季則追尊而無謚也書  
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武成篇曰我文考謚曰文  
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蓋原其始受命而言之不必稱王  
改元也至于專征遷都而商周之勢成矣傳曰改王改天曰三  
靈改卜文王雖不稱王改元而王道既備天運自改武王以西伯  
即位亦必不自稱王也然四方歸之者必不稱之曰西伯而稱之  
曰周王故伐商告天亦曰周王發當時萬國並立人心猶古非有  
道安能王之豈在自尊哉克商之後治定制禮然後布王號於天  
下祭告郊廟復追王太王王季而諸儒之說乃以文王若稱王  
則為反或以受命為受商命而後世篡奪之事為聖人諱而  
不知聖人光明正大順天休命非後世之所可擬也歐得公為生

不稱王之論大儒朱子不以爲然蓋明辨之

卮言曰古之王天下者以道天下之向往也亦以道故曰王者在  
也有道則王無道則亡蓋易姓受命者亦多矣豈在滅其國誅其  
君哉此盛而彼衰此往而彼亡所謂天授也商周之際紂以無道  
臨天下而天下背之文王以道治其國而天下歸之孔子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其肯事二天子哉惟天下以文王爲王文王  
曰我殷臣也文王以天下事紂天下之民又曰紂非吾君也故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臣道也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君道也  
臣道盡而殷不得不服周君道盡而周不得不代殷周之王不在  
於殷之滅也當其時紂有如林之衆飛廉惡來之勇輔以微子箕  
子之賢而不敢以圖周者不肖者量其力賢者度其德也殷周之

不敵久矣文王堅事君之節故戡黎伐崇而終不伐殷然而禁暴  
安民東征西討則已行王道而王矣紂安於事殷之聖故得以擁  
虛譁而快目前然而士女胥怨衆叛親離侯服於周則已爲獨夫  
而亡矣故曰文王受命又曰其命維新天之命周豈虛語哉

西伯專征諸侯

史記曰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者  
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徙都豐明年崩

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

竹書紂三十一年

文王十四年

西伯治兵於畢以呂尚爲師三十二年

密人侵阮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沈約注曰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胡氏皇王大紀曰文王受商命得專征不道諸侯伐密伐耆伐邾伐崇伐戎方九年而薨故曰九年大統未集

卮言曰沈胡之論非也以紂之不道文王受命專征將征其助商者乎叛商者乎助而征之則為逆命叛而征之則為拂民何以得三分有二之人心哉密人崇侯助紂者也文王伐之不為商討明矣詩言伐密伐崇而皆曰帝謂文王是知文王之受命征伐受天命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詩大雅縣之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駟矣維其喙矣

竹書紂二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邾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

卮言曰諸書皆云文王受命之明年伐犬戎而竹書紀伐崇之後方伐昆夷昆夷即犬戎也孟子云文王事昆夷縣詩昆夷駟喙在虞芮質厥成之上鄭箋以為文王不絕惡惡之心亦不廢聘問之禮故命將行聘昆夷見之而驚走也孔疏以為此言昆夷畏文王而已後方伐之朱註以為太王雖不能絕昆夷之愠怒亦不墜已之聲聞至於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也愚謂文王為紂所囚是不隕厥問也歸附益眾木拔道通昆夷驚竄而虞芮質成矣其後昆夷復侵周故伐之湯之事葛亦猶是也

### 右伐昆夷

詩大雅皇矣五章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毛傳曰密須國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旅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

羅氏曰此詩人所言文王治天下弭禍御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小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往莒者蓋將以除禍亂於天下斯天之所爲福也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斯人之所爲悅者以故孟子援之爲說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爲之四國蓋惑於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合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之所與周者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監觀而下語可知矣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爲虐政可謂不獲矣而公乃以爲之殷夏豈其然邪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又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充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惟孟所言以遏徂莒而今乃云以按徂旅斯則秦火之後出於民間定於講師之口者爾彼上方言爰整其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爲盟於密莒杞密之近也王之伐密於以遏其往莒之師戡亂定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爲正云

正義曰鄭箋以阮徂共三國皆助紂犯周者也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

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  
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  
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舊文傳會為說要以阮祖共三國出  
於舊說非鄭之創造也說苑同

呂覽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嚴氏曰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  
密人即服不待戰也

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天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  
王功之成也

詩皇矣六章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

### 下民之主

毛傳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

鄭箋京周地名矢猶當也鮮善也方鄉也文王但發其依居京  
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兵兵無敢當其陵  
阿者又無敢飲其泉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  
不以衆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也文王兄侵阮而兵  
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  
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北為萬國之所嚮作下  
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孔疏毛以為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來侵  
周人怒伐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其侵自  
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之怒曰汝密人無  
得陳兵於我周地此乃我地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始

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度地建都云鄭以為  
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不用多兵但取依居京  
地之眾為一旅之人以此侵阮阮人不戰而走云文王伐昆夷  
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  
同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  
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集傳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退密人遂從阮疆

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

泉以拒我者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今陝西西  
安咸陽縣

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

密阮接境也文王威德暢洽歸者益眾非舊邑所能容故遷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

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退徂共之眾

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

謂之侵也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

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

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

以帝命發之

卮言曰侵與伐異辭也潛師掠境之謂侵聲罪致討之謂伐王

者之師固亦有出其不意者矣湯之升陲也朱子以為非問道

之兵而程子信其有文之侵阮也程子以為是侵阮之密而朱

子屬之周蓋皆欲為聖人諱也而大義所在亦有不必要諱者耳

然諸傳皆以詩之此章與上章為伐密事故曰自阮侵密夫密

人既已退服矣周師何為而復侵之若密人未服則必有備不

得言侵也鄭氏箋以為周師侵阮疑得其旨蓋密人侵阮徂共



而周師過之既過密人遂因以侵阮克之據其山川而密人不敢與之爭於是徙都侵阮非文王之自行而徙都則文王之自居也諸註多謂此都為程邑然周書又云王季宅程則周之有程舊矣不在此時此地也既取阮而據之遂東遷以來歸附者亦如秦之漸次東向手不然何以伐

崇而作豐居豐而營鎬也

右伐密阮侵

詩皇矣七章曰帝謂文王朱子曰詩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與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鈞援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謂之雲梯是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毛傳仇匹也

言當詢謀於匹已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仇人之方

鄭箋曰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

汝兄弟之國相率而往朱註仇方讐國也

丘氏曰即崇也

兄弟與國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蕩蕩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毛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

疏云言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攻車閑閑然動

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芾芾彊盛也仡

仡猶言言也

鄭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

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僖十九年左傳宋公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

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集註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安安不輕暴也芾芾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忽滅也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方孝孺曰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實惡

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不然西伯嘗伐犬戎密及耆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

竹書紂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邴遂伐崇崇人降

說苑曰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惟為民乃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右伐崇

西伯遷都于豐

詩大雅曰文王有聲遘駿有聲遘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蒸哉

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次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蒸哉

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己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寢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君之誠得人君之道也

三章曰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蒸哉

集註曰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欄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卮言曰文王之功莫盛於伐崇莫大於作豐蓋自西益東商周之勢益成始曰文后蒸哉既曰王后蒸哉此以見文王之稱王也若為追稱之辭但曰文王可矣王后辟王非可以虛加也四章曰王公伊瀆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蒸哉集註曰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逸書鄠保解曰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

鄠按文王作豐在伐崇後伐崇時文王已受命蓋四十年以後事也而此云二十三年王在豐蓋昧爽立于

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

何用行且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  
怨辱諸侯莫大之綱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繩禮明允  
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  
恭敬齋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  
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嘉  
五落六容七惡詳旦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見過過  
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  
不脩國乃不固務周四嘉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緩  
反以自薄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  
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六  
韜曰文王在艷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

憂民若何太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  
不可先倡人道無蓄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蓄乃可以謀  
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  
必見其疎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執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飛於  
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  
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  
觀之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  
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  
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竹書帝紂三十六年

文王四十七年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三十七年周作

辟雍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四十年周作靈臺四十一年

周文

王五十三春三月西伯昌薨

逸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鄙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

六韜大明傳曰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

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知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

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呂覽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三淫謂割比干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也召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

### 王之德

### 總論

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孔氏曰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而此云九年大統未集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為受命之初年也劉歆作三統

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萌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惟伏生尚

書周傳司馬遷史記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與諸儒不合無逸謂中年受命者受殷王嗣立之命也此以受命為元年者受

天命也

朱子語類或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旣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旣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朱子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王武王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勳勞王家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又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的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伯一般

朱子曰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

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詩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彼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詩自從大王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文王伐崇一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說文王無意做出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彊陟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爲長默順帝則而

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得已當商之季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周書康誥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集傳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鰥寡人所易忽而不忽焉又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民升聞上帝天乃大命之以伐殷萬邦萬民各得

其理莫不時叙也

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爲己功也  
書君奭篇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集傳曰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  
等五人爲之輔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彛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集傳曰周公前旣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  
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廸其常教則文王  
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

亦惟純祐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

書無逸篇曰文王卑服旣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

論語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古註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  
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古疏荆梁雍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  
是謂三分有二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  
至德也



朱子語類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

又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歿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

又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間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又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爲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護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王未盡善此等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左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威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為象之有威儀也

又韓獻子曰文王即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淮或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剴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越絕書曰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望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

陳傅良論曰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不在於無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於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於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於其身於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子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深憂也何者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是憂也文王以為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土眾民君子欲人之所同然而文王則顧以為

憂嗟乎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歟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不可易也而紂爲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主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

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下而天下過乎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於我昆夷不遺聘於王而遺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辭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羗里之囚人皆以爲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爲宜

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爲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於羗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明夷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如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於其身而不能挽之於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濱之怨而不能止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時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逃之舜以天下與禹禹逃之二聖人者逃之

而不得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  
謂舜禹之心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而生於此時則堯自堯舜自  
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縱有不得焉則猶可  
以爲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於舜禹之時而生於  
商也

此論亦善形容  
聖人然非事實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二十八

匏瓠編

創業類

帝王開基五

王業篇五

周武王革命章

武王文王子也文王崩武王嗣位為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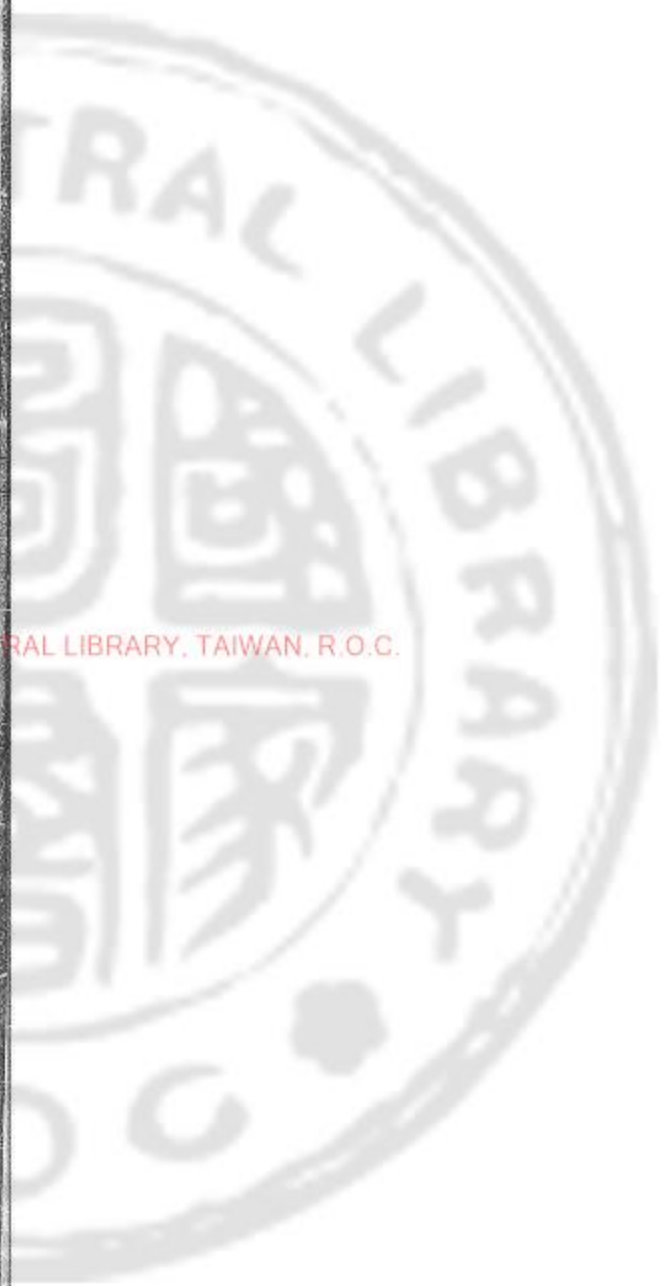
竹書紀年商帝辛四十二年庚子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

逸書采武解曰惟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

文考之緒功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此戎也而諸之戎言五者不禁戎

之道也

大開武解曰惟王一祀二月王在鄠密命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訪於周公



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諶和言欲以毀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和捐萬物而商密欲橫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

維天命王其敬命言天命在周當敬命而已

小開武解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

忌商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

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會文王三極既明五行所行

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

不行言化道大行也

寶與解曰惟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

朕聞曰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詳治道周公拜手稽首與曰既能

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王拜曰

格而言用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患莫仁既得其祿之

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為常

艷謀解曰維王 祀王在艷謀言告聞人以紂聞豐謀告武王也王召周公旦

曰嗚呼商其咸辜維曰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言周君臣皆罪周

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言可伐紂之時至謂循古法

寤敬解曰維四月朔王告傲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

商驚予言夢為紂所伐故驚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三不足戒乃不興憂

其深矣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無虎傳冀

將飛入宮擇人而食不驕不恡時乃無敵王拜曰允哉

西伯戡黎

書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 西伯戡黎

書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

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言天既絕殷至人與

元龜無敢知其吉者非先王不佑後人我後人自絕於天耳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

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朱子曰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

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

命人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又曰西伯戡黎便是這個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

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

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

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置西伯回護箇文王說

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

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

西伯欲叛紂怒囚之姜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諸侯聞之以西伯能

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般說得平

問西伯戡黎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

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

戡勝近畿之黎國迫于王都且見征伐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

受曰天既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

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為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也當時伐國雖或有之未必迫近

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音相近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証據可且缺

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任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亡周自是昏迷耳

問孔氏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也多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

臨川吳氏曰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嗣為西伯其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則為君臣一日命絕乃行大罰此事間不容髮今兵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為意也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金氏曰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

之黎城自潞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後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內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



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爾殷之

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竹書紂四十四年武王卽位三年西伯發伐黎

卮言曰書西伯戡黎大傳云西伯戡者史記云文王伐阬路史云黎卽耆一曰阬也皆以爲文王事然竹書有文王取耆又有武王伐黎是耆黎二國而兩伐也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夫周師戡黎祖伊奔告于紂曰天旣絕我殷命則其事亦大矣詩敘文王武功而不及此其爲武王無疑文王之所伐者宜爲耆

非黎也伐密伐崇服昆夷見於詩而取者邗不見詩者輕重之殊耳路史國名紀系着於黃帝之後系黎於殷之後明爲二國而不辨文武之伐又合而一之蓋亦惑於舊聞金氏會編從竹書以爲二事得之

### 西伯伐殷觀兵

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史記曰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發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齋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

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孔氏傳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唐孔氏正義曰武成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

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年三年之喪二十年

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親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

歐陽公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

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稱十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其說稍遠而衆說復興於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

矣大紀  
意同

程子曰介甫以武王觀兵以乾之九四大無義理觀兵之說必無

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者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驚皞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此二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泰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正經三字錯却

朱子語類潘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又曰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十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二年爲正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然文王爲之必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

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

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若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

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化已絕則孟津之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爲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蔡傳曰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

又書序傳曰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

兵是以臣脇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秦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武成又有觀政於商之語僞秦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脇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而至於此哉新安陳氏曰或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爲證則十一年之誤可知

卮言曰詩書言文王受命者非一不但稱其文德而多美其武功朱子云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書無逸篇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武成篇云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始年而歐陽氏闢之謂無改元之事要之史官紀事以周王自其年始亦不必改元也朱子又云觀文王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蓋伐密伐崇作豐儼然行王者事特未伐紂耳商周之勢爲不

並立文王既崩武王之伐紂何待於十年之後且十年之間武王豈無一大事足紀於詩書乎方其戡黎也祖伊之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是殷人皆知亡矣則伐紂之舉亦不宜又待也以紂之惡十餘年不敢一言及周直待周師至而後禦乎則所謂十一年者宜從文王之受命而數之耳先儒之說不可盡廢蓋史官統紀周王之業後無編年者爲之改正或者武王欲歸功於文王若謂九年大統未集至十三年始集故曰小子其承厥志後世遂因之亦不可謂冒文王之元年也史記以文王七年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至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語皆疑而未決之詞今觀尚書之文取朱子大意參之前說則千古之疑其亦可剖矣

又曰程子謂武王無觀兵之事朱子謂其深見文武之心非爲存名教而發也然程子之意則實以存名教也其謂一日天命未絕便是君臣臣不可以兵脅君此以君臣之義明武王之心然不必諱也觀兵爲脅君則誅紂爲弑君矣且用兵大事非一日之所能辦諸侯大眾非一日之所能集也合謀率衆而以一曰定君臣之分此後世篡竊之爲非聖人正大之道也故論殷周者論其仁不仁耳論文武者論其天與人耳君臣之義固難言也蓋古者諸侯雖臣天子而各君其國各治其民朝覲訟獄歸周紂爲天子不過擁虛器耳天下歸之卽爲共主天下畔之卽爲獨夫自文王受命征伐以來商其能一日忘周乎紂非不欲滅周勢不能也文武非不欲存殷勢不得已也殷周之勢既

成君臣之義自絕武王稱文王曰肅將天威大勲未集歷數商之罪惡而討之豈論君臣哉且殷命之絕自祖伊之告而已知獨夫之誅自秦誓之中而已定不在甲子之一日也即使牧野不克豈復得爲臣乎漢高帝起兵于沛自立爲沛公我

太祖起兵於滁後立爲吳王此皆應天順人安得復以秦元爲君何獨至於殷周而疑之且秦誓之篇云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是明帥諸侯以警紂而紂不知改也蔡傳以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謂之觀政亦無意義夫諸侯之歸周久矣武王豈以是知商政而謂之不悛耶夫武王不忍遽加兵于商而先觀兵以儆之使紂有悛心周師自可緩也紂又不悛而後伐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則觀兵之說於義亦無害夫子

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言其不失則幾失矣此朱子未發之旨也

諸侯大會于孟津

書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秦誓三篇

漢孔氏傳曰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書秦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集傳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建寅之月也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稱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



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周以子爲春詳大政類改元篇金氏曰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曆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曆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

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因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二年爲是廣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爲憾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矣十三年者通文王受命之十三年也詳前條

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集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

王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充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泰誓上篇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千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殛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俊心乃夷吾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金氏曰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諸儒之說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則是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爲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泰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

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

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之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己未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金氏曰凶殘指紂及其黨也於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爲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爲心於此可見

又曰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謂寧持我非彼敵之心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

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靈雨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百姓既已如此卽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  
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  
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  
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戮乃讎爾衆士其  
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  
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金氏曰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戮乃讎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  
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又曰一篇之內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此則周之必勝  
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  
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  
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道德也

又曰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唯孔壁古文有之然漢孔傳終  
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  
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  
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

誓三篇辭迫而傲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  
按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  
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  
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  
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  
論然泰誓二篇雖或出于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  
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  
篇發明以君道為主中篇大意以天意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  
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意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

史記曰武王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  
箕子太師庇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

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于孟津諸  
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

竹書曰受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囚箕子  
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  
原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從周師伐殷

逸書和寤解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  
呼敬之哉縣縣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拔將尋斧柯德降為則振  
于四方

逸書武寤解曰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士卒應王之

奮烈視高城若平地若化恐怖也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王食

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尹氏八士太師三公

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群臣言皆謀立功而神明饗其禱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

永寧

帝王世紀曰武王自盟津還返于周見暘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

師于鮪水

說苑曰武王將伐紂召太公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

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得衆人之心以圖不

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

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

言事者皆以殷為天子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

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

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

民則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王曰善乃興師

越絕書曰八百諸侯一旦皆會于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

盡知武王忠信欲從伐紂

呂貴因覽曰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

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

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

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加太公太公

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

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周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曰吾已令膠鬲報以甲子之期報其主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

又先識覽曰殷太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亡之周武王犬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沉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為政賞罰無方不方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

四山奔周國

又曰文王歿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一以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四內共頭皆地名相猶使諸之地為私邑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一以歸伯夷叔齊聞之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息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至

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言至汜而汜水汎漲至懷而河水汎溢至共頭而山石崩摧也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剋比干而囚箕

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

於百泉厥旦於牧之野戚在頓兵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鼓之而

紂卒易鄉倒戈向後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淮南兵畧訓曰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汜而水至其頭而

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于

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陷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濁不舉

拔而天下得矣時勢因民欲也

又覽冥訓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

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擣之曰余任

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論衡曰傳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

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塵風而止之迹近

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

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

索已過瞑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

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瞑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

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瞑目塵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

武王瞑目以旄麾風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

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

風矣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



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  
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  
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靡使有餘  
武王曰嗚呼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  
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修  
武勒兵于甯更名甯曰修武

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所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  
無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  
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下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  
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

三妖而禽紂于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盟津前歌後  
舞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

拾遺記曰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  
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

豈日而梟紂名  
其船曰蜂舟

論衡曰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麾號其  
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  
急渡倉光害汝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

周師與商師戰于牧野商師敗績武王殺紂

書武成曰二月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朱子曰若前月小盡卽庚申朔大盡卽辛酉朔庚申朔卽癸亥

是四日辛酉朔卽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卽是六日或七日辰不相應

集傳曰武王頓兵商郊俟紂師至而克之史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矣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白狄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是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人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殿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詰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爲全書乎

金履祥曰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首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放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

諸侯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殄乃讎則爲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救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黃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漂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

又曰或謂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子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鳥鳶銜穀焉遂東伐紂勝于牧野不血刃而天下歸之

又曰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住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

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禽時亦宜殺傷千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効蜚廉惡來助紂之念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突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之取秦實一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王子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紂矣許監戒類卮言曰血流漂杵及兵不血刃皆甚詞也詩云陳于牧野則既戰矣兩軍交戰豈能無殺紂衆皆敗何能反戈相戮反戈相戮何以云罔敵我師也蓋紂衆離而敗周衆合而勝前途倒戈者紂衆也攻于後者周師也六伐七伐而殺不免矣安得不血刃乎紂衆既潰武王有止殺之令乃止齊矣安得血漂杵乎詩云

勝殷遏劉者定爾功書云惟茲四人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豈闕天散宜生之徒畢力宣威而武王不忍遽止之耶臣之忠也君之仁也合詩書攷之斯得其實

書君奭篇曰周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韋稱德

集傳曰言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又言文王庶幾能修和我諸夏者亦惟有王臣爲之輔也武王時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

之德文王但受天命冒西土而已至武王方遠聲教于四海也  
詩大雅大明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文維莘長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輔氏曰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  
助之所謂裁者培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  
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

豐城朱氏曰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  
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  
無慙德也

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汝無爾  
爾心

集註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  
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  
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  
命之必然而替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  
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八章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鄭箋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不  
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明無復濁亂

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明之前猶有如陰暄之中及  
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

之豈不快哉

孔疏周語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而畢陳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

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待天之祐已而勝之此謂俟天休命先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人心叛商歸周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

酌頌曰於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功允歸

集註此亦頌武王之時言其初有甚盛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躋躋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武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遏劉耆定爾功

集註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輔氏曰武王故稱其莫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書與武成所載文王克承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爲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

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承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

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

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程子曰武王不曾殺受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

孟子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不信武成血流漂杵之言而信武王殺紂之言

又曰及紂之身天下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說

書曰不顯哉文王譜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史記曰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

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

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

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叛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馳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於是武王

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

遂入至紂所斬之已乃出復軍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

夫荷罕旗以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逸書云叔振奏拜假謂又陳常車謂奏行羣臣

拜假之事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王散宜生逸書無太顛闔天皆

執劍以衛逸書云執輕呂以奏王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宰之左右畢從毛叔

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茲者藉席之名逸書云衛叔傳禮召公奭釐采師尚父

牽牲尹佚策祝曰殷末孫受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明暴



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紂子祿父於殷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

逸周書克殷解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帝辛從十三年正月牧野商

郊紂出朝歌二挑戰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也王既以虎賁戎車

馳商師商師大敗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商辛奔內

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屏遮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

諸侯畢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召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待武王於郊外

羣賔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諸侯賀武王荅拜先入適王

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輕呂

懸諸太白斬絕適二女之所乃既縊二女妲己及嬖王又射之三

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玄鉞黑斧小乃出場

于厥軍場平治社以及官徹宜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素

白旗前為王道也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又陳常車周

一作以前于王叔振奏拜假則曹叔振奏行也

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常車威儀車也泰顛閔天皆執輕

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執王輕呂當門群臣畢從

群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群臣盡從王召公執采師

尚父牽牲贊佐采事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

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以

聞於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周王再拜稽首乃出受天大命以改

也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為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

衛叔出百姓之囚糾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忽

活散之以乃命南宮百達夾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閔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

天封比干之墓益其也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主祀賓歌也饗祭前所禱

神乃班還部

周書世俘解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言成

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

則咸劉商王紂執天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

馘俘太公受命追禦方來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禦追循亦祀以

也殷國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百弁將也辛亥薦俘殷王鼎

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矢陳也稷太王不革服格

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王烈祖自

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虞公虞仲邑考

帝工於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

王秉黃鉞正邦君正諸侯之位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王士之士籥人

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

大享三終大享獻爵奏庸擊鐘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

王人進萬獻明明三終謁若也明明詩篇名乙卯籥人奏宗禹生

也

也

也

開三鍾終王定

崇禹生開首篇名告非一故連曰有事也

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

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

小臣四十有六禽樂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

此復說剋紂命伐也庚子三不禦

大臣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樂三千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

以馘俘言兩開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

犀十有二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十有八豕三百

五十有一貉十有八麇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克紂遂武王遂征四方凡敦國九十有九國武王以不其圃所獲禽獸馘魔億

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武王以不殺為仁無

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

故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使史佚用書重武王乃廢

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廢其惡人伐小伐

厥四十夫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言初克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

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人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眾也取乃表之

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

馘入燎于周廟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

籥于天位此說詳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

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斷羊二於辛亥五以諸侯祭日其有斷煞者庶國乃竟

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子稷言諸

用殺牲自周廟天稷也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于誓社百神大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

惟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乃宗廟用山川也

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所用甚多似皆益之商王紂于商

更說始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璫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之上環

厚也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衆人自武王焚玉四千也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

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紂身不盡玉亦不銷凡天智玉武

玉則寶與同言王者所寶不銷也凡武王俘商舊王億有百萬

胡氏應麟曰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誕蓋以孟氏所取武成

不過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為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即

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成武王誅紂

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

方凡斃國七十有九則滅國五十之說也其過于孟氏僅半然

未嘗曰盡滅則庶幾近之矣所謂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

麋鹿三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囿之畜武王

狩獵以俟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獲麋鹿數千

詎云多耶至俘馘億萬有餘則戰國張大之辭不必辨也

卮言曰逸書世俘之篇先後反復其文古奧蓋言紂以寶玉自

焚其身不銷武王斬之以示眾如史記所云其謂俘馘之多非

誅戮之謂也如後世克敵得郡縣幾何戶口幾何云耳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于周固亦極言之豈真有億哉

賈子新書曰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

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紂

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其皆還其刃顧以鄉

紂也紂走還於寤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

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

呂簡選覽曰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又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

荀子曰武王伐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

竹書武王十二年興師在去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珺

野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淮南主術訓曰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

然而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

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

又訓曰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宣室獄也

朱子語類江彞叟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曰據

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

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考之前途倒戈攻于後以

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與兵初無意於殺人

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心非好

殺也

又問勝殷殺受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

以懸于旌恐未必如此書序其看來煞有疑相傳都說道夫子作

未知如何

又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太麓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感眉再言這事也難說

又曰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  
卮言曰蘇子瞻譏武王非聖人朱子非之然朱子又云武王麓暴則不止於非聖人蓋朱子就事論而子瞻就人也

武王反商政

書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集傳曰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闕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

誠服之

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  
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爲之資耳

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武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繼絕世舉逸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管仲一匡篇曰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又形勢篇曰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  
知爲之之術也

又白心篇曰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

武王是也

謂之曰篡豈能使紂之衆前歌  
後舞乎則武王之代君理是也

呂慎大覽曰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  
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輦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  
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  
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鉅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官表  
商容之間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封爲諸侯諸

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

施之於故事  
去其繇賦也

然後於濟河西歸報

於廟而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擊鼓旗甲兵

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一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

又貴因覽曰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五邑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又覽曰武王禽紂于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避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悅其義故立爲天子

淮南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

淮南秦族訓曰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闕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傷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上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夫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



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  
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桡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芻而朝  
天下百姓訶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

又要略訓曰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  
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  
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  
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集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  
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  
遠方

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人見畢公至商民曰是吾新君也  
商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膺趾當敵衆將威  
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  
曰是吾新君也其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  
也故聖人臨衆而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  
也商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  
以知之

說苑曰武王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  
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  
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  
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  
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不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

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于天下豈不大哉

又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

臣聞愛其人者燕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大傳作其餘咸謂空落之壁

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爲之柰何

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

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

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世紀曰武王克紂于牧野明日天雨王命除道修社入商宮朝成

湯之廟登臺見美玉入室見美女王皆取而歸之諸侯置旌於商

容之間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於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

臺之珠玉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閔天

封比干之墓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

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其存者

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

歸其父母况復徵之者乎

### 大告武成

書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四月之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夫告武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望後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

于周武王新卽位諸侯百官皆于周受命所以正始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唯先王建

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

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史記曰文王受命稱王追尊古

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按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思是文王崩武王上尊謚曰文王克商後而後追王太王王季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維五分土維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股之後

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

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燹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禘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

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

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于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

宜乎

呂覽曰武王克紂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

又慎大覽曰武王勝殷歸報于牧野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牛馬

弗復乘牛弗復擊鼓旌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

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淮南齊俗訓曰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笏以臨朝

淮南道應訓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

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

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

多也王若欲久待之則塞民於兌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兌耳日口鼻也出老子道

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

是乃去其耆而載之木耆音茂被髮也木驚鳥也知文者冠鷲解其劔而帶之笏為

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

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存其質厚葬久喪以重其家含珠鱗

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

持天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

宋曰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

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

下知其勇則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

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鄉射而謹之以冠婚

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喻安行而自得也

楊夔倒戈論曰予讀周書武王伐紂倒戈歸馬視天下不復用跡

其事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

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赭衣懷

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之變萬詐生焉則

內荏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

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于温

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  
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  
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于胸臆  
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伐來代有準洎林甫  
卽明皇旣安之日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勇暴之卒專我  
兵柄竟使獸心爲國禍本其爲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  
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  
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刀攻  
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總論

詩桓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集註曰此亦頌武王之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  
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  
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土而  
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代也言君天下以  
代商也

大雅文王有聲五章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皇王丞哉

集註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  
四方得以來同于此而以武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六章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丞哉

集註曰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七章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八章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孔氏曰言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芑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

事乎

集註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

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

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下武首章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豐城朱氏曰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

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王季也王季之

前又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于是而可乎夫惟太王王

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天

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

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于三后要其終而歸功于武王也

一章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集註曰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

之信于天下也

三章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集註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

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

四章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集註曰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下而所以應之惟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五章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集註曰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矣六章曰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王氏曰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

中庸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蓋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爭必以叛書

帝王開基 卷之五 四  
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  
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  
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  
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  
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  
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  
牧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  
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  
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  
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  
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

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  
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  
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而殺  
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弃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  
庚盖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  
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  
誅其故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  
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此論前半甚正至以荀彧爲文王之  
心又比子房伯夷亂道武王之封武



庚非聖人不能

戴埴曰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王爲弑君夫子予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堯曰載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復撫泰誓武成語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夫子得邦家猶是也衛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以文武之道爲荅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熟聞未始有文武

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同周家之應天順天出於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傳註之訛樂載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聲淫及記商對曰非武音有言失其傳也若非失傳也武王之志荒矣夫子謂襄弘亦有是言賓牟賈却問武遲之又久子曰樂象成者也總示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無非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韶樂盡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爲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傳未爲盡善使有慙德而象之武豈得爲盡美耶夫子稱夷齊蓋以一子弃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景公有馬千匹貧富不同而民之所稱則在此不在彼他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乎

司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爲言中宗七十五年高宗九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皆享國之久者成湯卽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止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湯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王冒丕單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武王率惟功不敢替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天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湯武乎興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知復引棄父事雉爲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可議者矣

陳傅良論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

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怨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于湯則非必見于夷光未見於武則釋先見于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入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爲湯之慙而且慙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

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授文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於接親之德而強以詭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泰誓之書吾當略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非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孚文考

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於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天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

所以爲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周洪謨曰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  
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經載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  
甫定武王旣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闢之  
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  
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  
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  
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  
倒戈執篚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  
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  
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丞民也所播棄之黎老

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  
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長是信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又曰爲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  
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而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  
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旣  
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  
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  
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  
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  
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  
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  
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  
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旣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成  
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  
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  
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於天  
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爲詳辨之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二十九

鮑瓠編

創業類 六

帝王開基 六

大業篇 一

秦并天下章 一

孝公獻公子也 以前事詳世系

史記秦紀曰周顯王七年己未獻公薨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

時河山以東強國六 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在河之西

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淮泗之間小國十餘 淮水在南陽郡平

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至淮凌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 楚魏與秦

鄒滕薛邾等國國於其間齊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鄭縣鄭桓公封邑洛水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華州東南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

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

以強秦

元年

周顯王八年庚申

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通鑑庚申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

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致伯者以

方伯之任致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

以前事詳本部世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

醜莫大焉

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

漢萬年縣

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

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

二句見史本紀

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

西入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

議國事

史記商鞅因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

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

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

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

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

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

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

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若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  
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牛僧孺辯名政論曰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  
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說術說  
之而公甚懽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  
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  
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確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  
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  
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私鬪而勇公戰予則不知  
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

書作格

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

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修寓政而蒐彼廬是不  
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而強其國

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  
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  
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  
亾宋襄之亾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亾慕仁之名而失時  
者魯隱之亾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  
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  
安得君於天下乎嗚乎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  
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人之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邵氏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屑於王知王道者不屑於霸而况於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爲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轉合蓋商君於富彊之術深矣

卮言曰古之有天下者皆以諸侯德盛而天下歸之至秦獨以富彊然其謀久遠非襲取也當孝公商鞅時已有兼并之志矣孝公下令求賢欲修繆公之業而商鞅說以霸道乃云難以比德殷周則繼周之圖於此已定張儀魏冉范雎呂李之輩因而成之耳富彊之術君子所不道也而後之取天下者又以攘奪刻剝又有愧於秦焉

三年壬戌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通鑑辛酉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

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

帛多者復其身漢法除其賦稅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

大治癸亥敗韓師於西山自宜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丙寅公與魏惠

王會於杜平在同州澄城縣丁卯敗魏師於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斬首七千級

秦法戰而斬敵人一首取少梁古梁國為秦所滅更名夏陽魏有大梁故此稱少庚午衛

鞅為大良造將兵伐魏已巳衛鞅圍魏固陽降之漢五原郡桐陽縣是

十二年辛未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通鑑辛未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

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平斗桶權衡丈尺公與魏遇於彤漢京兆鄭縣界癸

酉衛鞅更為賦稅法行之

十九年戊寅天王致伯於秦

通鑑丁丑諸侯會於京師戊寅天王致伯於秦諸侯皆賀使公子

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尹氏曰秦公至是益益疆矣致伯於秦周之取容也帥師會諸侯

秦之脅制也比而書之周秦之情見矣

二十二年辛巳秦衛鞅伐魏敗之封鞅為商君

通鑑辛巳衛鞅言於公曰秦之有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

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

蓋安邑以東山嶺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

皆其地也都安邑與秦界河

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

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來大破於齊諸侯

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約與相見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

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魏師大破之

宋汴州也

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惠文王孝公子也癸未孝公薨惠文王立秦人誅衛鞅

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甲申楚韓趙蜀人入朝於秦

史記惠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乙酉天子賀丙戌伐韓拔宜陽

丁亥天子致文武胙

五年戊子秦大敗魏師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

史記洛陽人蘇秦入秦說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

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黔辰施元等州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

殽函之固殽在弘農澗池縣西有左右二殽函函也謂道形如函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

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

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

諸侯吞天下治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王曰寡人聞

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  
逆人心則行之今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難故大臣勞

先生儼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  
能用也嘗十上而說不行許應亨曰按史稱秦是時誅商君不用遊士之言於義為得不然秦之策豈出

張儀下哉○田汝成曰惠王拒蘇秦語只此數句幾於王道惜蘇秦覆之耳蘇秦乃去之燕說燕與趙

從親燕文公從之因使說趙合從五國以擯秦會秦使犀首伐魏

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地在且欲引兵東下蘇秦

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秦王說之以為客

卿蘇秦歷說韓魏齊楚皆許之蘇秦為從約長

六年巳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通鑑巳丑秦王使犀首期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恐請使燕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水以灌齊

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魏以陰晉為華於秦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

秦之東則曰寧秦漢改曰華陰縣屬京兆辛卯秦伐魏圍焦曲沃焦在陝城東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

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前魏巳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壬辰秦伐魏度河取

汾陰皮氏汾陰縣屬蒲州皮氏縣屬絳州拔焦

十年巳秦客卿張儀伐魏魏入上郡秦以儀為相

通鑑癸巳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蒲陽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張儀

言於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

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上郡

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也鄜坊丹延等州北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自華州歸縣濱洛至慶州洛源縣

自於山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張儀為秦計者甚巧張儀歸而

相秦甲午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義渠西戎國秦取之以為縣後屬北地郡寧慶原三州之地

歸焦曲沃於魏既取而復歸之秦之於魏若玩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耳

十三年丙申秦初稱王

通鑑丙申四月秦初稱王丁酉張儀帥師伐魏取陝陝縣屬弘農郡

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在梁與彭城間戊戌韓魏太子來朝張儀自齧

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王伐魏

取曲沃平周此曲沃晉桓叔封邑漢改名聞喜縣古平周在汾州介休縣西復陰厚張儀益甚庚

子周顯王崩子慎靚王定位

十九年周慎靚王壬寅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

敗走

通鑑辛丑秦伐韓取鄢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壬寅楚趙魏燕同伐秦攻函

谷關秦出兵迎之五國之師皆敗走甲辰秦敗韓師於修魚斬首

八萬級虜其將鯁申差於濁澤諸侯振恐修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濁澤在魏州頓丘縣

東蘇秦為齊人所殺張儀說魏襄王言合從非計且乞骸骨魏王

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張儀復歸相秦

二十二年乙巳秦伐蜀取之

通鑑乙巳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陜難至

陜與狹同山隋而夾水曰陸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塞轅

轅水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伊

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新城縣屬河南隋改為伊閼以臨二周之郊侵楚魏之

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

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唐順之曰後世奸雄皆用此策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

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爲侯

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丙午周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

二十四年周赧王元丁未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通鑑丁未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既以義渠爲縣君爲臣雖臣食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魏人叛秦秦伐魏取曲沃無幾矣蓋秦兼并諸侯不盡國不止也

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在許州長社縣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

二十六年已酉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

通鑑丁未秦右更入疾伐趙拔蘭虜其將莊豹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許之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

秦楚王又使勇士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張儀乃見楚使者使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巴酉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此丹陽謂丹水之陽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圭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自沔陽成固至新城上庸皆漢中郡之也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漢縣屬京兆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故鄧城在豫州鄧陵縣東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庚戌蜀相殺蜀侯

二十七年庚戌秦使張儀說楚韓齊燕連衡以事秦

通鑑戰國策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張儀請行遂往楚楚王囚將

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梁驅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靡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豈得無危哉秦西有巴蜀舫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楚北境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

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

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

言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

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挈生虜此猶孟賁之與怯

夫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收不服之弱國無異

重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

上地東取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

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

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四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

兵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娶婦爲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

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

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獻魚鹽之地三

百於秦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恣懼繕甲厲兵力田

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飾兵西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

白馬屬滑州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

策作兵軍於澠



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史記迎戰作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

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

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五道一縱一橫為午謂交告道也地在齊東趙西

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魏而軍於河

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通鑑云趙服必

四分其地按此言約分其地不必即言趙服故從本策是故不敢應情隱意先以聞於左右

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身通鑑相結也通史有常為兄弟之

國可臣請按兵無攻趙王許之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

事秦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

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

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趙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燕長無

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

惠王薨

彪註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

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

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趙武靈

王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悞

之說加之數年如議胡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又燕昭王亦

賢知主也此時新立益拊摩新附之地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

從之者衆故爲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  
收集繕治有其緒則儀之說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  
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武王惠文王子也惠文王卒武王立諸侯復合從

通鑑辛亥惠文王薨武王立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  
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公孫衍欲傾張  
儀用李讎計召甘茂於魏起樗里子於國秦王皆用之

元年周報王秦張儀復出相魏

通鑑辛亥張儀說王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  
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  
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

張儀欲傾周而爲秦  
始終以此說爲主

王許之齊果伐梁張

儀又使舍人之楚借使以說齊王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  
卒王使甘茂誅蜀相莊王與魏王會於臨晉王子初置丞相以樗  
里疾爲右丞相

三年

癸丑

秦魏會于應甘茂伐韓宜陽甲寅拔宜陽

通鑑國策秦魏會于應

古應國在潁川  
父城縣西南

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

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  
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春秋時列  
國相滅多

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  
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

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

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

張儀而賢先王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奭戰國策挾韓而

識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修韓相也戰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

宜陽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王召甘茂欲

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

萬遂拔宜陽涉河城武遂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李氏東陽曰惟斷乃成亦甘茂之知先有以斷之也

羅氏洪先曰窺周逆節也要盟不義也躬逆節而甘不義此其為

戮大矣而徒區區曰息壤在彼為人臣者果徒以拔息壤為賢哉

昭襄王武王之異母弟也甲寅武王薨昭襄王立母芊氏治國事以

舅魏冉為將軍

通鑑綱目昭襄王穆武王之異母弟甲寅武王薨諸弟爭立穆時

為質於燕母芊氏為宣太后太后之異父弟魏冉與國人迎穆立

之是為昭襄王王年少宣太后自治事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乙

卯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而使樗里子甘茂伐

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

蒲阪亾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

二年丙辰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

通鑑丙辰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昭

也嫡母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昭王出居於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

皆滅之威震秦國

四年戊干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通鑑丁巳秦王與楚王盟於黃棘復與楚上庸戊午取魏蒲阪晉

陽封陵俱在蒲州又取韓武遂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

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巳未

楚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

阪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亾歸庚申秦伐韓取穰穰縣漢屬南陽郡蜀守輝

叛秦司馬錯往誅之庶長奩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

其將唐昧遂取重丘卽此丘也庚申涇陽君毛母弟公子恹為質於齊華陽君

太后同父弟戎代楚大破楚師斬首二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縣屬潁川郡

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秦以請平櫛里疾卒

六年壬戌秦伐楚

通鑑壬戌秦人伐楚取八城秦人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

兄弟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

亾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

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

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

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綱目此有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

守耳秦虎狼之國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蘭勸王

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

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

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不許秦人留之楚大臣乃相與謀詐赴於

齊迎太子橫以歸立之秦王聞孟嘗君齊薛公田文之賢使涇陽君為

質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

時樗里疾已卒故相田文

或謂秦王曰

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獻狐白裘於秦王幸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乃得脫歸

九年

癸亥

秦伐楚取十六城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

日秦河東割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通鑑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斬楚首五萬取十六城甲子楚懷王亡走秦人追及之以歸乙丑楚懷王發疾薨於秦秦人歸其喪諸侯由是不直秦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史記曰孟嘗君怨秦將與韓魏攻秦而欲借兵食於周蘇代為西  
所謂孟嘗君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籍兵乞食以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去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秦策曰三國以秦入函關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

也王何不召公子他

史通作他

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

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

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

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均

吾悔也寧以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乃卒使公

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蘇氏轍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

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

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

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攻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

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師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

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

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

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

屈於不義哉

尹氏曰按史記赧王十七年於齊韓魏之下具載伐秦及河渭

絕一日之事又考秦紀齊世家亦載割地以和之實至田文傳

尤詳且曰是時楚懷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其事甚明然通

鑑乃不載此參之考異目錄皆無之豈別有異說耶

卮言曰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十

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

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昭襄

之十一年報之十七年癸亥歲也通鑑從史記但載五國攻秦之事於楚懷既死之歲報之十九年乙丑歲也綱目又載齊韓魏伐秦之事與史記同而楚懷之走死年歲悉從通鑑通鑑不載秦使公子池講和之事綱目載之諸史互異如此愚詳考之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韓世家云襄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齊世家湣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是三國之攻秦二年而後講和起癸亥至乙丑也通鑑未詳其年歲故遺割河東而講一段議論問答綱目收之書於一時耳又國策註云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也而史記不載齊城史記又云齊韓魏趙宋中山以五國伐秦而趙燕世家並無伐秦之事周秦策有三國攻秦二章具前而楚趙韓魏策俱有五國攻秦兵罷成臯無功而和之語魏策云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雷成臯是時楚懷王在秦楚王橫新立安敢長諸侯或諸侯以此兵為楚故以楚為從長也趙策云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雷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蘇代謂兌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君必無講陰必得矣李兌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據此則伐秦之役趙亦與焉或趙後至而不與函谷之入耳故史或不書楚趙而書三國其中山則趙之屬也若以為二十年前事

則此時秦魏冉趙李兌俱未用事此後亦無此大舉矣總而論之豈五國退軍成臯三國得三城趙亦取陰遂負楚而罷兵耶樓緩之策緩不敢言池不敢決乃令其主自擇之此所謂首鼠之計也然策其必悔則深中其主之術而權輕重於兩悔之間則不得不從割地之悔然後可任割地之計綱目削其詞通以爲樓緩公子池之對者誤

十二年丙寅秦以魏冉爲丞相

道鑑丙寅樓緩免相魏冉代之丁卯敗魏師於解解州卽夏鳴條之野向壽

伐韓取武始縣屬魏郡戊辰韓公孫喜與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

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

公孫喜拔五城王以白起爲國尉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

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已巳楚王迎婦於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庚午伐韓

拔宛宛縣漢屬南陽郡燭壽免魏冉復爲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辛

未東周君朝秦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垣河之地韓入武

遂地三百里於秦壬申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

六十一

十九年癸酉冬十月秦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

通鑑癸酉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欲約與共伐趙

蘇代請齊王受之而勿稱也齊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秦

王亦去帝復稱王攻趙拔杜陽漢縣屬扶風公劉所都地接上郡北地之境甲戌攻趙

拔新垣曲陽新垣卽河東垣縣也曲陽在濟源縣乙亥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



以和秦出其人歸之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敗韓師於夏山  
是歲齊滅宋丙子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蒙武擊齊拔河  
九城為九縣丁丑燕王悉起兵使樂毅伐齊秦尉斯離帥師與  
三晉之師會之大敗齊師於濟西齊王走莒為渾齒所殺秦王與  
魏王會於京師戊寅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故城在汝陽縣東南時魏地南至汝  
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兵至大梁而還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完璧歸秦王  
以為賢禮而歸之己卯伐趙拔兩城庚辰伐趙拔石城即漢西河  
城穰侯復為丞相辛巳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光狼本代  
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之地白起又使司馬錯發隴西  
自上郡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取光狼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龍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因蜀  
西本冀戎獠戎氐羌之地秦累世穰以其地置隴西地攻楚黔中拔之秦兵時因蜀出巴郡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

水以北宛葉樊鄧隋唐之地  
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二十九年癸未秦白起伐楚拔郢楚徙都陳秦封起為武安君

通鑑壬午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鄢鄧二城並在襄癸未白起

伐楚拔郢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

東北徙東於陳秦王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甲申蜀守若

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辰州淑

丙戌穰侯伐魏韓暴為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為走開封

今河南開封府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即宅陽也魏人割

溫以和溫縣即春秋丁亥魏復與齊合從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

四萬戊戌趙魏伐韓華陽在鄭州韓人告急於秦穰侯乃與武安

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王割南陽予秦以和秦與魏韓上庸之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丑巳楚太子完質於秦

通鑑國策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說秦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大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二垂

秦地有天下西北之三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召滑相趙也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

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

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酸棗虛桃俱在滑州邢丘故邢國懷州魏之兵

雲翔而不敢掾雲翔散地曰高起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

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

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也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

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紬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

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於鑿頭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足跡也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敵國敵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流亾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賈賈之

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

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資於仇讎之韓

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

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

出而攻晉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爲楚所有齊人南面

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

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

猗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詎令韓魏

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

臨韓韓必受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蔽障如襟圍繞

如韓必爲關中之侯比之侯比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

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鄢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

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城者謂之兵繞城而守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一

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

濟西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東西爲經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爲秦有也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許應元曰歇之策所謂善息者也當是時秦必不能悉舉楚而易中五國之禍是秦所憂也故卒聽歇其後秦并六國其調度聽盡歇策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

親於楚己丑楚以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初置南陽郡凡山南謂之南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與魏楚共伐燕

三十七年辛卯秦伐趙趙奢擊却之

通鑑辛卯秦伐趙圍關與在路州西南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

三十里而止秦師軍武安西武安縣屬磁州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

奮進軍去關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往奢縱兵擊秦秦

師大敗解關與而還

秦以范雎爲客卿

通鑑國策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魏

人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入秦見王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

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戰車千乘以士卒之勇車騎

之多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寒兔也而閼闕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曰寡人願聞失計睢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且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

以門戶爲喻門戶之闔闢皆由於樞

王若用伯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

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懼齊必附矣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爲虛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意此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

王氏應麟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古史云范雎自爲身謀愚謂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圯

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卮言曰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亾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當時朝從暮衡韓魏奔命不暇而國僅存黃歇之說秦昭王曰秦有累世之怨於魏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睢之說曰韓魏天下之樞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自是秦以吞韓魏爲事以至於亾嗚呼勢計之於人可畏哉

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食則六倍之兵食所以卒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也秦所以知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旣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

茅氏坤曰始而親韓魏者陽子之以爲聯屬楚趙齊旣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衡也此亦破從之術也

四十一年乙未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等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通鑑國策秦王謂范雎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

彪曰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爲上某策次之可也王用其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故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甲午太子質於魏而卒乙未拔魏邢丘魏人

請附范雎日益親用事因乘間說王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閫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丙申穰侯出之陶王以子

安國君為太子太后以憂卒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  
救於齊齊要太后少子長安君為質乃出師秦師乃退

四十二年丁酉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通鑑國策丁酉范雎復說王曰秦魏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  
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  
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

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太行山在野任西北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

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亾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

善令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路絕之楚太子亾歸會頃襄王

薨太子即位是為考烈王己亥楚人納州於秦以平州即州寧縣屬南郡武安君

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治所在山上最高故曰上黨從太行西北澤路等州皆上黨郡地上黨

守馮亭與其民以上黨歸趙趙王使平原君往受之

四十七年辛丑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

通鑑辛丑秦左庶長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

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以按據上黨民據上黨地險按其民以拒守也王齧因伐趙趙

軍數戰不勝廉頗堅壁不出應侯使人為反間於趙趙王以趙括

代頗將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齧為裨將

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

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九月

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  
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詐盡坑殺之前後斬首

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壬寅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之秦皮氏縣後為蒲州龍門縣恐非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

地韓魏使蘇代厚幣以說應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

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請以六城賂齊趙王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

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

勝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斌退謂人白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析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四十八年卯秦伐趙圍邯鄲

通鑑史記秦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九月王使

五大夫王陵將兵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癸卯正月王陵攻邯鄲

失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月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

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度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

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齧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

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兵留兵壁鄴魏屬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



又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語以秦稱帝之害新垣衍再拜而出不復言帝秦矣平原君數使使讓魏公子無忌公子數請魏王敕晉鄙發兵救趙魏王不聽公子問計於侯嬴竊臥內兵符與客朱亥俱至鄴遂椎殺晉鄙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王聞之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甲辰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即漢汾河東臨汾縣城去邯鄲尚遠秦蓋屯兵於此為王齧聲援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齧數却使者日至王乃遂武安君出咸陽門至杜郵賜之劍武安君自殺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圍走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攻汾城

即從唐拔寧新中更名安陽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

五十年周赧王五十九乙巳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通鑑乙巳秦將軍嫪毐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縱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丙午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說應侯應侯因薦於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數月免周民東亾義不為秦民秦取其寶器遷西

周公於蕞孤之聚在洛陽南是年楚遷魯於莒而取其地丁未  
伐魏取吳城即虞城古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戊申王郊見上帝  
於雍楚遷於鉅陽

綱目書法曰按通鑑秦昭襄滅東周之歲揭秦紀而大書之蓋  
周既亾而以秦繼周也周亾而秦繼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矣  
又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  
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六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  
一統也

孝文王昭襄王子也

史記戊戌昭襄王薨太子立是為孝文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弛苑囿

莊襄王孝王子也

史記莊襄王楚孝文王子也初名異人孝文王為太子妃華陽夫  
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為質於趙呂不韋見而說之因西見華陽  
夫人之姊使言異人之賢說夫人立以為子夫人然之承間言於  
太子太子許之約以為嗣更其名曰楚孝文王即位立為太子辛  
亥冬十月孝文王薨太子立是為莊襄王

元年壬子秦以呂不韋為相國

史記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  
民

秦滅東周

通鑑王子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王封相國不韋爲文信侯伐韓取成臯滎陽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是歲楚滅魯癸丑蒙驁伐越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甲寅王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劉氏曰綱目自上黨降趙於是十七年凡五書太原上黨何也蓋上黨天下之脊也秦得上黨而并天下之勢成矣

三年甲寅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通鑑秦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還魏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皆遣兵救魏信陵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

尹氏曰追至函谷何惡秦也秦伐之不得志於是再書矣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亾而綱目每喜書之則亦惡秦而已矣

亦綴卷而曰矣

海峽南其書或至函谷關然無殊於函而縣目其書書之限  
漢以東出東之縣志首二曰文之必書何嘗無思之殊書大  
矣乃曰或至函谷關其書或至函谷關然無殊於函而縣目其書書之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

鮑瓠編

創業類七

帝王開基七

大業篇二

秦并天下章二

始皇帝諱政莊襄王子也甲寅夏五月莊襄王卒政嗣立

史記始皇帝諱政莊襄王之子也初莊襄王納呂不韋姬而生政  
爲太子甲寅五月丙午莊襄王薨太子政立是爲始皇帝政生十  
三年矣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 有郢置南郡矣北收  
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  
韋爲相封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鰲

王齕庶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是秋  
首陽反元年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二萬三年蒙  
驁伐韓取十二城四年春蒙驁伐魏取陽有詭三月軍罷五年蒙  
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初置東郡

六年庚申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函谷關皆敗走

史記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  
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於是去陳徙壽春秦拔  
魏朝歌及衛濮陽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  
之河內七年伐魏取垣蒲陽垣故城在絳州垣縣西蒲城在隰州蒲縣北楊端和伐魏  
取衍氏是年嫪毐作亂伏誅居甘泉宮

十年甲子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相

史記十年相國呂不韋坐繆毒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  
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  
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遂除其令

史記李斯列傳曰李斯楚人至秦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  
賢之任以為即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  
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胥史小人失其幾事之會成大功者則因其瑕釁遂忍心而除之昔者

成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

迭興更尊周室六國當云列國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

為列國秦之乘勝後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  
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籛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

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之李斯議亦在逐中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尚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劇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踈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鱗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客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死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  
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  
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  
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澤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  
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裏足不入秦此所謂籍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  
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  
可得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  
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  
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  
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千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佻禮衣服食飲  
與僚同僚曰秦王爲人蜂隼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  
約易出人不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  
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三年丁卯秦伐趙趙以李牧爲大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通鑑始皇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栢齋楊端

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遼陽在上黨西北宋之遼州也栢齋取鄴安

陽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十三年栢齋伐趙敗趙將扈輒於

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

秦師敗績栢齋韓還十四年栢齋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王納

地効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因上書說王王悅之未任用

李斯嫉而殺之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

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秦滅六國

通鑑始皇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魏人獻地十

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十八年王翦將上

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

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

顏聚伐之李牧不受命趙殺之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

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殺

之還從太原上郡歸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

人犇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二

十年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王王覺之

體解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

於易水之西大破之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

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

兵攻之王賁

子翦之

伐楚取十萬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

以莊襄諱楚故言荆

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翦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二十二年王費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魏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王復召王翦疆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王游至郢陳荆將頂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藉子瞻論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爲巧於取齊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時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怯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乞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非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